

神经质的船长： 精神分析批评视角下《白鲸》中船长亚哈的性格分析

饶 乐

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207

摘 要：本文将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来解读小说《白鲸》中亚哈船长的性格特征，旨在更深入地理解亚哈船长的性格悲剧。本文认为，船长亚哈的悲剧来源于他的人格冲突，即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矛盾，对于白鲸的阉割恐惧以及自身的残疾，三者共同作用，造就了亚哈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弗洛伊德；《白鲸》；亚哈船长；阉割；残疾

引言

《白鲸》是赫尔曼·梅尔维尔创作的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主人公亚哈船长带领裴廓德号和一众水手追捕白鲸莫比·迪克的故事。亚哈船长是一位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急切固执地想要向白鲸复仇，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执着和煞费苦心的人。在故事的最后，除了叙述者以实玛利之外，亚哈船长和整艘船都在追逐白鲸的过程中走向了毁灭和死亡的结局。

关于船长亚哈的讨论有很多，许多学者从宗教、哲学或原型的角度展开分析。对于亚哈的形象，一些学者倾向于将亚哈解读为一个悲剧英雄，关注亚哈对白鲸的执着追求，学者方芳（2010）认为亚哈病态狂躁的疯子形象是一种误读，而应当从原型批评的视角出发，将亚哈解读为一个悲剧英雄，这是因为其母题、特征、寓意和叙事模式与荣格以及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相一致。学者高于民和余海（2006）也认为亚哈是一个悲剧英雄，但他们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的。他们认为亚哈的悲剧在于他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他无法同自然和谐共处，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认为亚哈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有着和自然斗争的决心。

然而，本文认为，尽管亚哈身上存在着某种英雄气质，但是他的行为无不证明他也是一个神经质的人，时常处于不可控的癫狂之中，面对白鲸时，他往往失去理智，最终被自己无法反抗的邪恶欲望所杀死，除此之外，

他对于白鲸的憎恨也来源于他对于白鲸的恐惧以及对于白鲸造成的自我尊严的丧失。因此，本文将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批评的视角来分析亚哈船长神经质和癫狂的性格，解释其神经质性格背后的原因，试图揭示他的悲剧是由于他的性格所导致的。

一、弗洛伊德的心理模型：三重模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是精神分析学的先驱，精神分析学是一种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用来科学地解释人们的潜意识在意识的面纱下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感受。逐渐地，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贡献被应用到文学作品的解读中，形成了一种被称为精神分析批评的文学批评思潮。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是他的心理模型。他提出了三个模型，本文将采用第三个修正模型——三重模型，又被称之为结构模型，作为分析亚哈人格的理论基础。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该模型将人的心理分为三个部分，包括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与我们内心深处的欲望有关，它是隐秘的、黑暗的、非理性的、别人无法发现的。它总是寻求本能的满足，难以控制。“本我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心理机制，代表着人格的生物学基础。它是基本本能驱动力，特别是性（力比多）驱动力的储藏地，它驱使着人们去寻求快乐”（Lapsley and Paul, 02）。

该模型的第二部分是自我，它与本我相反。自我是指精神生活中的理性部分，它符合现实原则，所以它可以限制本我的深层欲望，或者将其转化为社会可以接受的另一种形式。“自我的工作是调节本我的本能欲望，并

作者简介：饶乐（1999.11）女，汉族，四川南充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允许这些欲望以某种非破坏性的方式被释放。(150)

第三部分是超我，它代表着社会的伦理标准。与本我相反，超我根据道德原则运作，主要是为了保护社会和我们免受本我的伤害”(151)。人的精神生活的三个部分各有其功能，这三个部分处于一种自然的平衡状态。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一个人就会陷入神经症。

二、亚哈的人格冲突

在小说中，由于亚哈的人格存在冲突，他陷入了神经症。他隐瞒了他猎捕白鲸的邪恶愿望，所以裴廓德号上的所有船员都不知道他的真实意图。他坚持要捕杀白鲸，因为对白鲸的报复能给他带来立竿见影的满足感。白鲸是他隐秘的欲望，是他最黑暗的愿望，也是他最深的恐惧。亚哈总是郁郁寡欢，除了捕杀白鲸，没有什么能让他开心，捕杀白鲸成了他唯一的乐趣。只有杀死白鲸，他才能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

随着裴廓德号的长期航行，他的欲望也失去了控制，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复仇。因此，亚哈的本我是无法控制的，它必须获得立即的满足才能使它平静下来。对于亚哈来说，白鲸总是让他想起失去一条腿的痛苦和折磨，这条腿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也是他尊严的象征。在他眼里，白鲸既邪恶又聪明，因为它似乎知道如何追随和击败人类。鲸鱼作为一种动物，一种自然的象征，似乎在打击亚哈的内心世界，因为这意味着亚哈是脆弱的，他甚至无法战胜动物。因此，他必须找一个牺牲者来承受他的愤怒、嫉妒和仇恨。毫无疑问，白鲸就是受害者。

同时，由于本我的力量强大，他的自我也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因为亚哈已经失去了理智和理智。在裴廓德号上，现实是，如果亚哈继续追逐白鲸，他一定会和他所有的同伴一起冲向死亡。然而，即使他意识到自己会在与白鲸的战斗中失去生命，他也不遵循现实原则，只是让自己的欲望控制了自己的思想。于是，自我的调节作用失去了效力。他的本我如此强大，以至于压倒了自己，也就是理性还有逻辑。亚哈无法抑制自己的欲望和本能，他心灵的超我也无法发挥作用。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超我代表所有的社会道德限制。然而，在亚哈身上，很难找到能够限制他的道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选择欺骗别人，拿别人的生命做赌注，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方向和计划。他心灵的冲突导致了他的疯狂、狂躁和自私。他被自己的邪恶欲望所折磨，却又无法摆脱它们，最终陷入神经症。

三、对白鲸的阉割恐惧

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阉割情结指的是一种阻止男孩对母亲产生乱伦欲望的恐惧。而这种恐惧直接来自于他们的父亲。男孩们之所以会经历阉割情结，是因为他们想要证明自己是强大的。然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面前有一个更强大的男人时，这种欲望就会被扼杀或阻止。“他(男性)根深蒂固的理想是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实力去追求所渴望的满足。他最害怕的是，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时，自己的无能为力；以及当他相信自己的活动时，他会被生活阉割。”(Maninen, 01)

在这部小说中，白鲸引起了亚哈的恐惧，因为它似乎是一个亚哈无法完成的挑战。他被白鲸这个强大的物体阉割，意识到白鲸是不可征服的，这证明了他的能力和力量是不够的，他无法从未完成的欲望中得到满足。亚哈对于阉割恐惧的另一部分也来自于他意识到自己不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不是这个统一世界的一部分时，我们会感到一种渴望。这种渴望与我们渴望回到前俄狄浦斯的状态相对应，在这种状态下，婴儿无法区分主体和客体，只能与外部视觉形象进行认同。而和谐的视觉纽带往往由于父亲或社会禁止孩子与母亲的关系而被打破。”(Swanson, 01)这意味着，当一个人意识到他是宇宙中的一个客体，而不是主体时，他就会怀念孩提时代，怀念与母亲不离不散的日子，怀念与大自然最强烈、最自然的联系。然而，这种与母亲的联系会被父亲或社会所终止，而转化为对父亲法则的认可。

然而，在小说中，亚哈拒绝认可父亲的法则，他无法忍受自己成为宇宙的客体，而白鲸是主体的感觉。白鲸代表着父亲的法则，它阻止了他与自然的统一，并以砍掉他一条腿的方式惩罚他。他想征服自然，统治海洋，但这一目标被白鲸阻止了。在这里，自然象征着他想要占有母亲的强烈欲望，而白鲸象征着父亲或父亲的法则，阻止了他。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亚哈不愿意断绝他与自然的关系，相反地，他竭力要恢复这种关系，因此，他必须杀死那条在他与自然之间形成障碍的白鲸。

因此，白鲸可以被看作是父亲的律法，是他和母亲(自然)之间的视觉屏障——是把孩子分开的父亲。“亚哈，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不能回到以前的世界，但和我们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是，他固执地继续尝试，直到他被毁灭。”(Swanson, 2)因此，白鲸是萦绕在亚哈周围的巨大恐惧，阻止他满足自己的欲望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

力量。他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些欲望，也没有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来释放它们，而是选择与它们纠缠，直到他筋疲力尽并被杀死。

四、身体的残障

许多学者认为，亚哈的偏执狂性格是由他身体的残疾造成的。失去一条腿的意义对亚哈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弥补尊严的丧失，尊严的丧失以失去一条腿为代表。亚哈船长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残废，他的残疾也意味着他在人格方面是残缺的。也就是说，亚哈身体的创伤构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这种残疾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但是，为什么失去一条腿会对亚哈产生如此持久和可怕的影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找出他被肢解的那条腿的隐含意义。

首先，它是丧失行为能力的含义。Tombari (1998) 指出“亚哈失去血肉之躯的模样……被解读为一种在心理层面极具摧毁性且如影随形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他自身的卑微，成为了他能力欠缺的一个永远的烙印。”(62) 在小说中，尽管亚哈失去的那条腿被一条象牙腿代替了，但这条奇怪的腿似乎使他对那条真腿的记忆更加鲜活和清晰。这条象牙腿让他想起了自己在与白鲸的战斗中失败的经历。其次，这条腿象征着尊严和价值。“梅尔维尔暗示，在面对外部阻碍时，一个人保持直立行走的能力是一个人内在尊严和价值的标志”(Tombari, 63) 对于一个水手来说，直立的能力是必要的，但亚哈失去了这种能力，因此他失去了作为一个水手和捕鲸人的价值。因此，他急于杀死白鲸，以证明自己作为船长和水手的内在价值和尊严。最后，这条失去的腿与个人的接受和认可有关。对亚哈来说，失去的那条腿成了他的身份和他自己的标签，这是他无法接受的缺陷。他切断了与周围人的关系，将自己排除在社会之外，始终带着一种忧郁的感觉。这些都是他失去一条腿后的结果，但他却无法应对。

结语

尽管亚哈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但是他也是一个深陷神经症的人物。从精神分析批评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他的神经症一方面是源于他人格的冲突，另一方面来源于对于白鲸的阉割恐惧，以及自身残疾所造成的尊严和价值感的丧失。亚哈无法控制本我的邪恶欲望，只是让自己的邪恶欲望吞噬了他的理性，从而完全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魔鬼。另一方面，尽管他憎恶白鲸，内心却对白鲸有着阉割恐惧，他认为白鲸的存在让他成为一个客体，一个被操纵的客体，阻碍了他与自然的连接。他出于恐惧必须杀死白鲸，但又深知自身能力有限。身体的不健全不仅时刻提醒着他的无能，同时也加剧了他对于白鲸的憎恨。他无力正确处理所面对的一切，因此他不仅对白鲸，而且对他的同伴都诉诸暴力和愤怒，最终也在仇恨和盲目之中走向自己的死亡。

参考文献

- [1]Lapsley, Daniel K., and Paul C. Stey. "Id, ego, and superego." *Encyclopedia of human behavior* 2 (2011): 1-9.
- [2]Manninen, Vesa. "The supremacy of evil: The ultimate masculine fear in the light of Herman Melville's *Moby Dick*." *The Scandinavian Psychoanalytic Review* 19.1 (1996): 73-96.
- [3]Swanson, Susan Elise. *Moby Dick, Ahab, and the name of the father*. MS thesis. Lehigh University, 1990.
- [4]Tombari, Stephanie L. *The Myth of Disability: Disability Theory and Herman Melville's Moby-Dick*. Diss. 1998.
- [5]方芳.《白鲸》中悲剧英雄亚哈船长的原型解读.2010.东北师范大学, MA thesis.
- [6]高莉敏, 于海. "悲剧英雄的赞歌——论《白鲸》的主人公亚哈."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02 (2006): 26-29.